

现代汉语主观位移句的认知理据探析

黄华新 韩 玮

(浙江大学 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 浙江 杭州 310028)

[摘要] 在主观位移句中,位移动词用于描写静态空间场景,这种位移动词的特殊用法可以从认知角度加以解释。主观位移及表层语言结构的形成依赖于人类概念整合、概念转喻和完型心理等认知能力与认知操作。主观位移产生于对动态空间和静态空间的概念整合操作之中。在主观位移的语言编码过程中,凸像的选择性、路径信息的必要性和方式信息的受抑制性等语言特点也具有认知理据。

[关键词] 现代汉语; 主观位移; 认知理据; 概念转喻; 概念整合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behind Subjective Motion Expressions in Modern Chinese

Huang Huaxin Han Wei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Language and Cognition, 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Abstract: In a subjective motion expression, a motion verb is used to depict an inherently static scene. This special use of motion verbs has been one of the research focuse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during the past two or three decades. However, research on subjective motion, in terms of both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y, still has a lot of room for development. In the field of Chinese linguistics, there has been no systemic and comprehensive study on Chinese subjective motion expressions until now. In view of this situation, and taking the perspective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this paper examines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behind the formation of subjective motion and the coding process of subjective motion expressions. First of all, by drawing on conceptual integration theory and motion event theory, we start from meaning making and analyze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behind subjective motion and its linguistic structure. In the analysis, we have found that conceptual integration, conceptual metonymy and Gestalt psychology play an important part in the formation and linguistic realization of subjective motion. Subjective motion, in essence, comes from the conceptual mappings between real motion and the static scene, and the cognitive operation of conceptual integration in these two input spaces. Secondly, we start from surface linguistic structures, find their characteristics and explicate the cognitive motivation behind them.

[收稿日期] 2011-12-26

[本刊网址·在线杂志] <http://www.journals.zju.edu.cn/soc>

[在线优先出版日期] 2012-03-31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1&ZD088)

[作者简介] 1. 黄华新,男,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语用学和语言逻辑研究;
2. 韩玮,女,浙江大学语言与认知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认知语言学和英汉对比研究。

The linguistic coding of subjective motion ha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the choice of figures (i.e. not all entities can occur as figures in a subjective motion expression), the necessity of path information (i.e. a subjective motion expression must contain information about path) and the suppression of certain manner information (i.e. not all kinds of manner information can occur in subjective motion expressions). The above three features can also be explained from a cognitive linguistic perspective. The present study has great significance for research on spatial cognition. Subjective motion expression pertains to how people cognize and express static spatial scenes. Its formation and linguistic features reveal a human being's subjective construal of spatial categories and the creativity and dynamicity of his thinking. The study also offers insights into the cross-linguistic comparative study by proposing another issue for comparison.

Key words: modern Chinese; subjective motion; cognitive motivation; conceptual metonymy; conceptual integration

一、引言

位移动词是根据动词是否具有“位置移动”这个语义特征分出的子类,是“含有向着说话者或离开说话者位移的语义特征”^[1]的动词。位移动词一般用在对运动场景的刻画上,如以下例句^①:

(1) 萨马兰奇缓缓地穿过整个会场,从前排团长袁伟民到最后一排的中国运动员,他亲切地一一握手。

(2) 从武汉到广州,航线上云层较多,飞机时而在云上掠过,时而穿行在云中,但并不颠簸。

(3) 其实日月山就在青藏公路旁,是内地去拉萨的必经之地。我寻觅着文成公主当年的足迹,向并不很高的日月山顶攀去。

以上例句中,“穿”、“穿行”和“攀”这几个动词表达了运动主体沿空间中某一路径运动的过程。在现代汉语中(以及在英语、西班牙语、日语和其他多种语言中),位移动词还可以用在对静态空间关系的描写上,如以下句子所示:

(4) 与常见的顺着街道方向的排水系统不同的是,巧妙布置的排水沟,穿过街道直接通往东西流向的乌江。

(5) 这是一座小城,古老、美丽、幽静。古罗马时就已声名显赫,摩泽尔河从城外缓缓流过,石铺的小巷在白墙黛瓦的民居间静静地穿行。(李永君《边走边想》)

(6) 山凹里的地方是狭长的平地,在或干涸或有流水的河道旁,是星散的村落和繁华的集镇。道路也大多沿着这些河道边走,穿过一个个村镇,蜿蜒地向前面的山头攀去。(沈琨《关山无限》)

以上几个句子虽然也使用了“穿”、“走”、“穿行”和“攀”等位移动词,但没有表达出任何真实位移;排水沟、小巷和道路等事物显然不可能“穿”或“攀”,它们与背景参照物之间不存在相对运动,这些句子实际上是对静态空间场景的描写。虽然静态空间关系与位移动词的搭配造成了一种语义冲突,此类句子却是现代汉语中一种普遍的表达方式。一系列位移动词和方式状语都可以用在这种语言结构中,例如,公路可以“行进”,可以“蜿蜒”,可以“盘旋而上”,也可以“迤迳而来”。

① 文中未注明出处的例句均来自北京大学中国语言学研究中心(CCL)在线语料库的现代汉语部分。

这种对静态空间场景的动态描写方式在西方认知语言学界被称为“主观位移”(subjective motion)^[2-3]、“虚拟位移”(fictive motion)^{[4][5]99-175}或“抽象位移”(abstract motion)^[6]。学者们认为,在处理加工此类语句的过程中,人们在某一想象性路径上进行心理模拟位移或心理扫描(mental scanning)。例如,在处理句(6)时,听话者可以假想某一物体在句子所描写的道路上移动或是顺着道路延展的方向对这一路径进行心理扫描,以此来理解和构建整个静态场景。这种模拟运动或心理扫描本身并不属于所描写的静态空间场景,它只是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运动,是语言使用者赋予静态空间场景的,所以这种运动是主观的和虚拟的。Talmy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开始关注此现象,从语言与其他认知子系统共性的角度分析了主观位移,并进行了初步分类^{[5]99-175[7-8]}。Langacker从语言动态性的角度出发,以心理扫描来解释主观位移现象^[9-10]。Fauconnier则运用概念整合理论分析了主观位移句子的意义构建过程^{[11]177-179}。其后的研究大多集中在对主观位移心理现实性的实证研究和主观位移句子的跨语对比上^[8,12-14]。对主观位移现象的研究无论是在理论探索还是在实证研究方面,都存在很大的发展空间。本文以现代汉语中的主观位移句为研究对象,从语言特点入手,挖掘语言表层结构背后的认知动因,以期对此现象有更深入的了解^①。

根据认知语言学的观点,人类经验与各种认知能力在语言运用和理解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语言能力不是孤立的模块,而是与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紧密相连的;语言系统是在生理基础、客观现实、社会文化、认知能力等多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中形成的^[15-16]。由此观点出发,认知语言学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是有理据的:“尽管语言符号在基本范畴等级上(在不可分析为更小单位的词素上)有一定的任意性,或者有些已经丧失了理据,但是在构成上位或下属范畴的词或词组的过程中,在构成更大的语言单位(短语和句子)中,是有动因,有理据的”^{[17]35}。本文主要关注源于人类认知的语言理据性,涉及认知能力、概念结构和认知操作等。语言特点反映认知能力,从语言材料入手,找出特点与规律,挖掘背后的认知机制,这也是认知语言学研究的基本路向之一。

二、主观位移句形成的认知理据

主观位移这种认知和语言现象的产生与人类的概念映射、概念转喻和概念整合等认知能力密切相关。研究发现,人类具有将两种概念结构整合到一起以产生新的概念结构的能力,这种认知能力被称为概念整合,它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基本的认知操作能力,在人们进行各种认知活动、加工信息和构建意义的过程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18-19]。概念整合是在由输入空间、类属空间和复合空间组成的概念网络中进行的。简单来说,概念映射将两个输入空间的某些成分在类比、一致和转喻等各种关系的基础上联系起来,这些成分在更为抽象的层面上构成了类属空间。同时,输入空间中的成分和结构被选择性地投射到复合空间中,通过组合(composition)、完善(completion)和扩展(elaboration)三种认知操作产生突生结构(emergent structure)。突生结构的产生是概念整合过程中最鲜明的特点。

主观位移本质上是真实运动在静态空间关系上的投射,来自对动态和静态两种空间场景的概念整合操作之中。运动是自然界中最普遍的现象,人类无时无刻不在经历、体验和观察着运动现象。在无数的运动经验的基础上,人们构建起“运动”范畴,以框架或脚本^{[20]205-218}的表征方式储存在大脑中。在观察某一静态场景时,运动框架可以被激活并投射到静态场景中去。例如,说话者意

^① Talmy将主观位移分为放射路径型、框架相对型和共延路径型等六种类型。本文只探讨共延路径型主观位移句的认知理据。参见L. Talmy,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ual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欲表达这样一个静态场景：在眼前这片茂密的树林中，有一条新修的公路，蜿蜒曲折，末端消失在丛林的尽头。公路通常是行人行走和车辆通行的场所，在概念结构中同“运动”这个认知域之间存在部分—整体转喻关系^[21-22]。所以，通过部分—整体这个概念转喻，“公路”可以激活其他有关运动的概念结构。当某一运动场景被激活时，人们可以在这一运动场景与意欲描写的静态空间建立起概念映射，其中最重要一条映射是将运动场景中的路径投射到静态空间中的公路上。当通过概念映射将两个场景联系并整合到一起时，在复合空间中就形成了主观位移：某一假想物体以公路为路径做假想运动。在语言层面，说话者可以用“这条公路穿过/伸入密林”、“这条公路在密林中蜿蜒前进”等句子来编码此概念结构。

我们引入 Talmy 的运动事件理论并结合语言表层对以上的整合过程作更详细的说明。Talmy 将运动事件定义为“包含运动或维持固定位置的情境”^{[23]25}。一个运动事件由凸像(figure)、背衬(ground)、运动(motion)和路径(path)四个内在成分构成^①。凸像指的是运动主体，它相对于另一个物体(即背衬)而运动；背衬指的是主体位移的参照物；运动指运动本身；路径指凸像相对于背衬运动时产生的轨迹。我们以句(7)为例来说明这四个成分。句(7)表达了“她跑进门厅”这样一个运动事件，其中“她”是凸像，动词“跑”编码了运动，趋向动词“进”编码了路径，“门厅”则编码背衬。

(7) 她迅速跑进黑暗的门厅。

Talmy 认为，物体的静止状态可以视为一种特殊的运动事件。如句(8)中，“水电站大坝”是凸像，“深山峡谷”是背衬，“矗立”编码了“存在”这个状态，“在……中间”则编码了路径。

(8) 一座高 165 米的水电站大坝矗立在深山峡谷中间。

在这里，我们将“运动事件”专指运动不为零的情况，把物体的静止状态，即“零运动”状态下的运动事件称为“静止事件”，把主观位移句的概念结构称为“主观位移事件”。也就是说，一个主观位移句反映了一个主观位移事件。主观位移事件在概念层面上由运动事件和静止事件整合而成。以“这条公路穿过密林”为例，这句话在概念层面上包含两个事件。其中一个为运动事件，即某一物体在某一路径上运动。在这个事件中，凸像、背衬、运动和路径这些成分都是不确定的，是抽象的。这句话还包含一个静止事件，包括公路、密林及两者的相对位置等信息。在这个事件中，“公路”是凸像，“密林”是背衬，运动状态为“存在”，路径是两者的相对位置。

当这两个事件被整合到一起时，就会产生一个主观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某一假想物体以公路为路径、以密林为背衬进行运动。我们可以对这一概念内容进行任何符合逻辑与经验的运演。由于公路和行人或车辆之间存在惯常联系，我们可以把运动主体假想为人或汽车。在这一心理模拟运动过程中，随着视线或注意点在路面上的前移，公路的最前端不断进入视域范围，所以我们也可以根据句子构建起一种好像公路是慢慢“长”起来的概念内容。

语言层面也体现了运动事件与静止事件的整合。上文提到，“这条公路穿过密林”这句话所反映的主观位移事件由运动事件和静止事件整合而成。其中运动事件中的凸像是不确定的抽象物，而静止事件中的凸像是具体的事物，即“公路”。在主观位移的语言表层中，静止事件中的凸像“公路”占据了主语的位置，成了主观位移中的凸像。这是因为“公路”作为具体事物，是这个主观位移事件中最凸显的成分；它是句子所要描述的主要对象，其形状特点以及同背衬之间的相对位置关系是这个主观位移句要传达的主要意思。动词“穿”编码了运动事件中“运动”这个成分。应注意到，

① 本文采用沈家煊对 figure、ground、motion 和 path 四个术语的译法。参见沈家煊《现代汉语“动补结构”的类型学考察》，载《世界汉语教学》2003 年第 3 期，第 17-23 页。[Shen Jiakuan, "The Resultative Construction in Chinese: A Typological Perspective,"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No. 3(2003), pp. 17-23.]

位移动词的具体选择受到了静止事件中的凸像“公路”所激发的运动事件的影响。如果公路弯弯曲曲的形态可以激发蛇类动物蜿蜒行进这个运动框架,“运动”成分则可由“蜿蜒”这个动词来编码。路径信息由“过”编码。趋向动词或介词等表示路径信息的词汇的具体选择是根据静止场景中公路与密林的相对位置关系来确定的,如果公路同密林呈平行关系,则可以选用“沿着”这个介词。由此看出,运动事件是主观位移事件中的构架事件(framing event)^{[23]217-219},静止事件提供的凸像、背衬和路径等成分可以填充到这个构架中去;同时,静止空间中凸像的特点以及凸像与背衬的相对位置关系等信息影响着语言表层中动词、趋向动词、副词和介词等的选择。

三、主观位移事件中各成分的语言特点及认知理据

除了凸像、背衬、运动和路径四个内部要素,一个运动事件还经常与方式和原因等外部要素相关联^{[23]26}。下文将从凸像、路径和方式三个方面,分析主观位移事件中各成分的语言编码特点及其认知理据。

(一) 凸像类型的选择及理据

很显然,不是所有的静态实体都可以充当主观位移句的主语,在通常情况下,以下句子是不合乎语感的(*代表不合格的句子):

(9) *那部电话机一直伸到桌子边。

(10) *呼啦圈沿着操场延伸。

这说明主观位移句对凸像是有选择性的。齐沪扬在研究现代汉语空间问题时指出,汉语中形状系统的表达可以分为点、线、面、体四类^{[24]6}。通过观察语料,我们发现能够进入汉语主观位移句的实体大体分为下面两类:

第一类凸像实体是“线”类体,如句(11)中的“路”和句(12)中的“地震带”。这类实体进入主观位移句时,我们只考虑它们在长度上的特征,而不考虑在宽度和高度上的特征。这一类又可根据与“运动”概念域的关系分成两个子类。第一子类包括铁路、公路、道路和隧道等实体,它们与“运动”存在部分—整体转喻关系。这类实体作为运动的场所或结果,很容易激发相关的运动图式,从而产生对静态实体的动态描述。第二子类包括电线、篱笆、边境线、海岸线和一排排树木等实体,它们与“运动”概念域之间通常不存在部分—整体转喻联系。但这一子类通常为线型的狭长实体,在观察过程中观察者需要沿某一维度进行目光扫视,这种目光扫视或注意点的运动也是一种运动形式,也会激发某种运动框架及这种运动框架到静态空间的投射。所以,这类实体也可以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这两类实体可以看做是主观位移句的“典型”^{[20]10-14}凸像。

(11) 路是从山的西北,盘曲而上,渐走渐高,半山一到,天也开朗了一点,桐庐县市上的灯火,也星星可数了。(郁达夫《钓台的春昼》)

(12) 地震同地球的构造和地壳运动有关,因此地球上的地震主要分布在两个地带。一是环太平洋地震带,它自太平洋东岸的智利环绕洋岸一直延伸到西南岸的印度尼西亚和新西兰。

第二类凸像是“面”类实体,如句(13)中的“湖面”和句(14)中的“院子”。这类实体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时,我们将它们占有的空间范围看成是一个“面”,只考虑它们在长度和宽度上的特征,而不考虑它们在高度上的特征。这类实体不一定为狭长线形,通常具有一个可以延展的维度,并容许在此维度上一定程度的延展。以“黑板”为例。日常生活中的典型黑板是长方形,长度为宽度的两倍左右。当一块黑板的长度远远超过它的宽度时,我们仍可使用“黑板”这个词来指称此物体。这类实体充当主观位移句的凸像时,某一假想物体在其可延展的维度上进行假想运动或者说话者

的注意力焦点随着这一维度的不断延展而运动。这类实体充当凸像的主观位移句也可以看做是上述典型凸像主观位移句的延伸用法,体现了意义的主观构建。

(13) 看起来这座湖最宽的地方也不过只有三四十尺,但是在逐渐黯淡的天色下,他们也搞不清楚湖面往南边延伸多远;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北方的尽头距离这边不过半哩左右而已。

(14) ……他于 2002 年花了大约 1 500 万瑞郎在莱芒湖(日内瓦湖)畔的小城格朗购置了一套面积 13 公顷的豪宅,拥有一大片树林的院子一直延伸到莱芒湖畔,湖对面就是巍巍的阿尔卑斯山。

两类凸像的共同点是它们均为占空间范围较大的物体,而占空间范围较小的物体,如书本、钱包、电话机等物体在通常情况下则不可以承担凸像的角色。这是因为与占空间范围较大的物体相比,占空间范围较小的物体通常可以以整体的方式一下子出现在观察者的视域范围内,而不需要观察过程中的视线扫描。以上静态实体的主观位移构建中,除了概念转喻、概念映射和概念整合等认知操作,人们的完型心理也发挥着重要作用。根据完型心理学,人类对整体的感知遵从认知接近原则,即距离相近的事物容易被看成是一个整体。一串串脚印或一排排树木等实体也可以成为主观位移句的凸像,是因为我们可以忽略细节将其看成是一条线状物体,继而引起对静态实体的动态描述,如句(15)和(16)。

(15) 房子后面是田野,田野后面是森林。一排排巴底白杨树从房子一直伸展到码头。另一排白杨树沿着这一带迤迤而去。

(16) 第二天早上醒来层里不见奶奶,开门后,见一行脚印孤零零地伸向雪野,在脚印的那一端,包着红头巾的奶奶,化作一个小红点,无声无息地伫立着。

(二) 路径信息的必要性及理据

路径是凸像运动产生的轨迹。在对一个真实运动事件进行语言编码时,路径信息可以是缺省的,如句(17)所示。与之不同的是,在编码主观位移事件时,路径信息通常是不可省略的,也就是说,主观位移事件中的路径成分必须要在语言表层体现出来。句(18)由于缺少了路径信息,是不被接受的句子;句(19)在加上介词短语“沿着河边”后,路径信息得以明确,就成了合乎语感的句子。

(17) 他快速地走着。

(18) * 这条路开始走。

(19) 这条路开始沿着河边走。

路径信息通常由动词、趋向动词或介词短语体现出来。当位移动词包含路径信息时(即路径动词,如“上升”、“下降”和“进入”等),位移动词可单独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当位移动词不包含路径信息时(即方式动词,如“爬”、“走”和“攀”等),则需要由趋向动词和介词短语等进一步补充路径信息。

(20) 从岩下街起,曲折再行三五里,就上山;山上的石级是数不清的,密而且峻,盘旋环绕,要走一个钟头,才走得到胡公庙的峰门。(郁达夫《方岩纪静》)

(21) 小巷弯弯曲曲地爬上山坡,两旁都是古旧的房子,在街坊的指引下,她们朝巷子的深处走去。(海岩《五星饭店》)

(22) 在加利福尼亚州的斯坦福大学附近,280 号公路跨过一个三公里长的斯坦福直线加速器中心。它就是最先证明“夸克确实存在的”试验场景的所在地。

(23) 从青海的格尔木到西藏的拉萨,有一条举世闻名的青藏公路。它像一条闪光的丝带把西藏和内地连接在一起,人们称之为“天路”。天路蜿蜒翻越念青唐古拉山、唐古拉山、昆仑山等著名山脉,跨过长江源头,伸向千里戈壁。

Matsumoto 在对比英语和日语主观位移句后,认为两种语言都满足“路径条件”,即路径信息必须体现在主观位移句中^[3]。我们通过分析语料,发现汉语也同样要满足此条件。

路径信息的必要性可以从主观位移句的功能以及主观位移事件的概念结构层面得到解释。通过主观位移句,语言使用者可以“推断或者表达某一场景物理结构方面的信息,特别是关于路径或射体(如公路)形状和位置的信息”^{[25]221}。例如,从“这张桌子从门口一直伸到墙角”这句话,我们可以推断出桌子的形状和位置特点:狭长而非圆形,位于门口到墙角之间。在分析主观位移句的概念结构时我们指出,在一个主观位移事件中,某一假想物体以凸像为路径做运动,运动产生的轨迹即凸像本身,有关路径特点的信息最终指向凸像本身。所以在使用主观位移句时,必须要提供路径信息,否则听话者将无法推断凸像的形状特点以及它与背衬的相对位置。其次,从主观位移句概念层面的内容完整性来看,路径信息也是必要的;缺少了路径信息,听话者就无法根据语言表层构建起一个完整而有意义的主观位移事件。以句(17)和(18)为例。“他快速地走着”表达了一个真实运动事件,路径和背衬成分虽未在语言表层得以编码,但并不影响意义构建,运动主体“他”是生命体,能够进行运动,“他走”就是这个句子所传达出的有用信息。在“这条路开始走”这句话中,道路是无生命物体,本身不能够运动;但句子又缺少路径信息,听话者无法构建起一个主观位移事件,也无法推断道路的形状特点及位置信息,所以只能判断句(18)是不可接受的句子。

(三) 方式信息的受抑制性及理据

与路径信息不同,主观位移事件中的方式信息不一定要在语言层面进行编码,如例句(24)到(26),就没有传达任何关于运动方式的信息。另一方面,在主观位移句中也可以使用能够提供方式信息的动词或状语,如例句(27)到(29)。

(24) 如今一色的柏油路通向国道,通向市区,通到每家每户的门前。

(25) 这里上有天柱山,下有陡砣岩,从江面能见其雄峻峭壁,沿江公路可进入石屏,中有一线天相通,石质很好。

(26) 此外,在天津境内,津静、津涞、京宁公路汇合进入静海县的西流域大桥桥头,几名身着类似警服的人员在拦截运猪车辆。

(27) 盘山公路像一根柔软的细线,在崇山峻岭间绕来绕去。时而沉入幽深阴凉的谷底,时而跃上横空出世的山脊,时而缠绕在万仞绝壁,时而穿行在千米洞隧。(李永君《边走边想》)

(28) 她之前所走的那条小径本来是缓缓地上升,现在它开始往着一个河谷下降。

(29) 它是三座并列的山峰,于幽谷中笔直地伸向蓝天,犹如倒托的玉笔。

不过,方式信息在主观位移句中的表达是受到抑制的,这首先表现在并不是所有的方式动词都可以用在主观位移句中。汉语中有丰富的位移方式动词,下面是从林杏光等编著的《现代汉语动词大词典》中摘录的部分位移方式动词:

奔、蹦、插、冲、闯、登、躲、翻(~过去)、飞、拐、逛、跪、滚、滑、划、挤、跨、拉、溜、遛、流、漏、冒、碾、撵、挪、爬、攀、抛、劈、跑、喷、漂、泼、扑、塞、闪、射、渗(~出来)、甩、摔、踏、弹(~起来)、逃、跳、踢、游、撞、转(~悠)、追、走、奔跑、奔走、漫步、徘徊、攀登、跑步、散步、跳跃、游览、追赶

在以上这些位移方式动词中,有些方式动词如“跨”、“爬”和“攀”等可以用在主观位移句中,而大部分位移方式动词都不可以用在主观位移句中。

主观位移句中方式动词的受抑制性还体现在使用量上。Talmy 提出,世界上的语言根据编码路径的方式分为两种类型^{[23]221-225}。一种是动词架构语言(Verb-framed language),如西班牙语、法语、日语等。在这类语言中,路径信息常由动词表达。另一种是附加语架构语言(Satellite-framed language),包括英语、德语、俄语、汉语等。这类语言采用附加语编码路径。Slobin 等人研究了此

类型学上的差别在人们描述运动事件过程中的影响^[26-28]。他们发现,与动词架构语言相比,附加语架构语言拥有大量表示各种运动方式的动词,并经常使用这些方式动词表达运动事件,由于采用附加语编码路径,方式动词与附加语的各种组合可以轻松地传达方式和路径信息。在 Talmy 的二分法以及汉语的归属问题上存在很多争议,我们在这里只关注汉语运动事件中方式动词的使用情况。很多研究都发现,汉语在运动事件中方式动词的使用上表现出与附加语构架语言相似的特点。根据李雪的汉语样本调查^[29],在 500 例汉语移动事件描述中,方式动词有 486 个,占移动动词总数的 70.23%;路径动词有 204 个,占移动动词总数的 29.48%。这些都是基于真实运动情境得出的方式动词使用特点。我们不禁要问,汉语主观位移句在方式动词的使用上有什么特点?

我们从《旅痕处处》、《我的家一半在台湾》、《关山无限》、《边走边想》、《行走台湾》和《回看天际》六本游记散文中搜集到了 91 个主观位移句子。在这些主观位移句中,共使用了 118 个动词,其中只有 8 个是方式动词,而路径动词多达 107 个,远远超出了方式动词的数量;此外,还使用了既不表路径也不表方式的方式动词“行”。数据显示,主观位移句中的信息表达特点与真实位移句不同,方式动词的使用受到了极大的抑制。

除了方式动词,状语也可以表达方式信息,在主观位移句中,方式状语的出现也受到了限制,有些词语,如“缓缓地”、“笔直地”、“一直”和“径直”等,可以用在主观位移句中,而“急促地”、“一溜烟儿地”、“猛地”和“疯狂地”等词语则不可以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如句(30)到(32)所示:

(30) 河畔的草地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好的草地了,地势开阔,一直延伸到远处的树林,一副浑然天成的田园风光,没有人工雕琢的痕迹。

(31) 这片苍莽的世界风清气爽,气候酷烈,强硬的大路笔直地通向远方。

(32) *这条公路急促地/疯狂地/一溜烟儿地伸向丛林里。

Matsumoto 在对比英日主观位移句时还提出了一个方式条件^[3]。他认为英语和日语均满足此方式条件,即运动方式不能体现在主观位移句中,除非运动方式用来表明路径特征。在分析汉语语料后,我们发现汉语主观位移句同样满足此条件。

方式信息的受抑制性也可以从主观位移句的概念层面得到解释。一个主观位移句虽然包含位移动词及其他运动信息,也可以激活某种模拟运动,但它最终是对某一静态场景的描写,要传达的是凸像的形状特点、地理位置、与背衬的相对位置等信息。我们从有关运动的信息中构建起一个运动事件,通过整体一部分概念转喻可以推断出它的一个子域“路径”的信息。在分析主观位移句的概念结构时我们指出,主观位移的路径即是凸像本身,那么,关于路径的信息也是最终指向凸像特征的。所以,主观位移句中的运动信息需要最终指向和反映静态空间的特点,特别是凸像的特点。如果一种运动信息不能够最终反映静态空间的特点,那么,它在主观位移句中的出现就会受到抑制,它的出现就是冗余的,因为它所提供的信息会影响一个完整、逻辑、有意义的概念结构的形成。“缓缓地”和“笔直地”等词语可以出现在主观位移句中是因为它们所提供的方式信息可以投射到静态空间中去,表达了凸像的形状特点;相反,“急促地”和“一溜烟儿地”等词语提供的方式信息无法最终指向静态空间特点,所以,这些词语通常不能用在主观位移句中。

四、结 语

认知和语言的关系历来是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等学科所关注的重要问题之一。兴起于 20 世纪 80 年代的认知语言学从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的角度来分析和解释语言。一方面,认知语言学家们借鉴来自心理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来解释语言现象,如借助完型心理学中的图形和背景的区别,分析方位介词的概念意义及句子结构中主语和宾语的选择等;另一方面,通过观

察语言材料,找出规律性的东西,分析语言的认知取向和认知能力在语言各个层面的影响与制约作用。本文采取后一种研究路向,从现代汉语中的主观位移句入手,归纳主观位移句的语言表层特点,然后从认知角度对语言结构规律予以阐释。笔者发现,人类普遍的认知能力和认知规律,如概念转喻、概念整合和完型心理等,在主观位移句的形成过程中及对主观位移事件中凸像、路径和方式的语言编码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对主观位移句的认知理据加以分析可以丰富我们对空间范畴的认识和理解。空间认知是人类认知的一个核心领域,人类总是生活在一定的时空中,对自身所处的物理空间的认知构成了人类概念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人们只有正确、能动地表征周围的客观世界,才能在此空间中生存发展。主观位移句涉及的是人们对静态空间关系的认知与表述,它的形成及语言特点反映了人们对空间概念的主观构建以及思维的动态性和创造性。

主观位移的认知分析对于对比语言学也具有启示意义,它开启了跨语言对比的一个研究侧面。以英汉对比为例,在搜集分析语料的过程中,我们初步发现英语和汉语在主观位移的表达方面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性首先体现在数量上。在英语文本中,我们可以较容易地搜集到大量的主观位移表达式;而在同量的汉语文本中,搜集到的主观位移句的数量远少于英语。其次,在对主观位移事件的编码上,英语和汉语也存在差异。英语主观位移句中可以使用表示持续时间段的语言成分,如“Windybush Road runs due north for a while along the river”(现代美语语料库)中的“for a while”;但在汉语主观位移句中,持续时间段的语言编码是不被接受的,例如,我们不可说“公路沿着河边朝北延伸了一会儿”。分析主观位移句在不同语言中的异同,可以为揭示文化和认知对语言的影响提供更多证据。

[参 考 文 献]

- [1] 陆俭明:《动词后趋向补语和宾语的位置问题》,《世界汉语教学》2002年第1期,第5-17页。[Lu Jianming, "The Verbal Complement of Direction and the Position of Object," *Chinese Teaching in the World*, No.1(2002), pp.5-17.]
- [2] Y.Matsumoto, "How Abstract Is Subjective Motion? A Comparison of Coverage Path Expressions and Access Path Expressions," in A.E.Goldberg (ed.), *Conceptual Structure, Discourse and Language*, Stanford: CSLI Publications, 1996, pp.359-373.
- [3] Y.Matsumoto, "Subjective Motion and English and Japanese Verbs,"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7, No.2 (1996), pp.183-226.
- [4] L.Talmy, "Fictive Motion in Language and 'Ception'," in P.Bloom, M.A.Peterson & L.Nadel et al.(eds.), *Language and Space*, Cambridge: MIT Press, 1996, pp.211-276.
- [5] L.Talmy,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 Conceptual Structuring System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 [6] R.W.Langacker, "Abstract Motion," in M.Niepokuj, M.VanClay & V.Nikiforidou et al.(eds.), *Proceedings of the Twelf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86, pp.455-471.
- [7] L.Talmy, "Semantics and Syntax of Motion," in J.P.Kimball (ed.), *Syntax and Semantics: Vol.4*,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75, pp.181-238.
- [8] L.Talmy, "How Language Structures Space," in H.Pick & L.P.Acredolo (eds.), *Spatial Orientation: Theory, Research and Application*, New York: Plenum Press, 1983, pp.225-282.
- [9] R.W.Langacker, "Virtual Reality," *Studies in the Linguistic Sciences*, Vol.29, No.2(1999), pp.77-103.
- [10] R.W.Langacker, "Dynamicity, Fictivity, and Scanning: The Imaginative Basis of Logic and Linguistic Meaning," in D.Pecher & R.A.Zwaan(eds.), *Grounding Cognition: The Role of Perception and Action in Memory, Language and Think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pp.164-197.

- [11] G. Fauconnier, *Mappings in Thought and Language*,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 [12] L. Boroditsky & M. Ramscar, "The Roles of Body and Mind in Abstract Thought," *Psychological Science*, Vol. 13, No. 2 (2002), pp. 185 - 188.
- [13] T. Matlock, "Fictive Motion as Cognitive Simulation," *Memory and Cognition*, Vol. 32, No. 8 (2004), pp. 1389 - 1400.
- [14] T. Matlock, "Depicting Fictive Motion in Drawings," in J. Luchenbroers (ed.),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vestigations across Languages, Fields, and Philosophical Boundarie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2006, pp. 67 - 83.
- [15] G. Lakoff & M.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0.
- [16] G. Lakoff & M. Johnson,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9.
- [17] 赵艳芳:《认知语言学概论》,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1年。[Zhao Yanfang,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1.]
- [18] G. Fauconnier & M. Turner, "Conceptual Integration Networks," *Cognitive Science*, Vol. 22, No. 2 (1998), pp. 133 - 187.
- [19] G. Fauconnier & M. Turner, *The Way We Think: Conceptual Blending and the Mind's Hidden Complexitie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 [20] F. Ungerer & H. Schmid, *An Introduction to Cognitive Linguistics*, London: Addison Wesley Longman Ltd., 1996.
- [21] Z. Kovecses & R. Radden, "Metonymy: Developing a Cognitive Linguistic View," *Cognitive Linguistics*, Vol. 9, No. 1 (1998), pp. 37 - 77.
- [22] G. Radden & Z. Kovecses, "Towards a Theory of Metonymy," in K. Panther & G. Radden (eds.), *Metonymy in Language and Thought*,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1999, pp. 17 - 59.
- [23] L. Talmy, *Toward a Cognitive Semantics, Volume II: Typology and Process in Concept Structuring*, Cambridge: MIT Press, 2000.
- [24] 齐沪扬:《现代汉语空间问题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年。[Qi Huyang, *A Study on Space in Modern Chinese*, Shanghai: Academia Press, 1998.]
- [25] T. Matlock, "The Conceptual Motivation of Fictive Motion," in G. Y. Radden & K. U. Panther (eds.), *Studies in Linguistic Motiva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2004, pp. 221 - 248.
- [26] R. A. Berman & D. I. Slobin, *Relating Events in Narrative: A Crosslinguistic Developmental Study*, Hillsdale: 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 1994.
- [27] D. I. Slobin, "Two Ways to Travel: Verbs of Motion in English and Spanish," in M. S. Shibatani & S. A. Thompson (eds.),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ir Form and Meaning*,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6, pp. 195 - 220.
- [28] D. I. Slobin, "What Makes Manner of Motion Salient? Explorations in Linguistic Typology, Discourse, and Cognition," in M. Hickmann & S. Robert (eds.), *Space in Languages: Linguistic Systems and Cognitive Categories*, Amsterdam/Philadelphia: John Benjamins Publishing Company, 2006, pp. 59 - 81.
- [29] 李雪:《英汉移动动词词汇化模式的对比研究——一项基于语料的调查》,《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39-42页。[Li Xue, "A Data-Based Contrastive Study of Lexicalization Patterns in Motion Verbs between English and Chinese," *Journal of Xi'an International Studies University*, No. 2 (2010), pp. 39 - 42.]